

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三八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通知

根據最近得到的報告，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由地主家裏清算出的書籍字畫圖帖古畫等，或受到毀壞，或當廢紙使用，或賤賣，須知，這是有關我國文化，同時是全邊區人民的公共財產，損失了是無可補償的。今後，各級政府各級黨委，軍隊中各級首長，以及各工作團的負責同志，對於一切書籍及古物，如已分散，均應和羣衆商量盡可能設法收集保存，還沒有分散者，務須有專人妥當保管，或就原地保存，或在必要與方便時集中在一定適當地方保管（如晉綏圖書館），絕對不要任意毀壞或出賣，古廟古蹟亦必須注意保存。只要我們注意，同時向羣衆宣傳解釋清楚，羣衆是容易了解，而且也願意交給適當地方集中保存和保護的。望我全黨全軍切實注意，並向羣衆做解釋工作。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宣傳部
七月廿六日

嵢縣六十餘村遭大雹災
群衆正緊張改種中
縣府撥糧百石並派幹部分頭幫助

（新華社[illegible]三日電）嵢縣苦旱中，於七月二十四日復遭八十多年所未見之暴風雹襲擊，受災達六十餘村。一區十六個村即有二萬六千三百四十畝莊禾被毀，魏家莊附近冰雹大如手掌（片狀）、雞蛋，加上狂風，四千餘畝穀子等大秋作物，被從腰砍斷。南大林村被冰雹狂襲，三十多株大樹被連根拔起，合抱粗的大樹也被從腰刮斷，莊稼大部受損。著名川梨棗之司川、康村等十一個村，除秋禾外，一些梨棗亦被摧毀，三年內難再結菓。該縣領導上聞悉後，立刻一方面通知各區幹部進行救濟，並親自到災區進行檢查；另一方面，撥一百大石公糧，派出幹部到各地購買蕎麥籽，令未受災之二、六、七等區徵購三十八石蕎麥籽，貿易局亦貸出二十石蕎麥籽，邊區工作團也在駐地調劑出二十石，上述種籽當即在災區發放給貧苦農民。受災嚴重之魏家莊貧苦羣衆，在獲得政府幫助之蕎麥種籽後，情緒一振。在幹部領導下又向地主、富農調劑出四石多蕎麥籽及三石糧食（解決中農耕畜工資之用），並從外村調劑來耕畜二十一頭，解決了畜力困難，五天內已改種蕎麥八百畝。定風莊也改種了三百五十畝，二十七戶貧苦農民的八十二畝被損毀田禾，已全改種上。貧農李二老漢的十七畝地被打壞後，曾每天躺在地裏痛哭，至此，始破涕為笑：「到底是咱八路軍好，在閻錫山時候，咱只有餓死了。」現各災區種籽、口糧、耕畜等困難均大致獲得解決，正在緊張改種補種中。（王錦、康憔、李[illegible]、煒星）

（又電）嵢縣領導上在檢查各災區救濟工作時，發現某些幹部對羣衆如此生死大事，漠不關心。一區副區長郭貴且工作地點離災區五里，中午下雹，第二天，接到縣上從離災區二十多里發來的救災指示，仍沒及時組織幹部下去救災，第四天才開區村幹部會議，討論的中心亦不是救災渡荒問題，後縣上負責同志趕到檢查，立刻糾正，並令區村幹部連夜分頭下鄉，可是有個別幹部，對災情仍不過問，如魏家莊住的財糧工作組長張子明等四人，落雹三天，都未過問羣衆，後又藉口「救災上面沒佈置」，另轉移了一村。三區負責同志朱山長直到落雹後第七天，仍因一該報告」，對受災情形不聞不問。上述各人均已受到嚴格批評。（耿林、煒星）

——鄉寧地方武裝——
連殲搶糧敵二十餘
——洪趙新區實行聯村聯防——

（新華社晉西南一日電）自河津、稷山、新絳、鄉寧等縣被擊潰的殘餘閻匪從佔鄉寧城後，每日四出搶糧抓丁，我鄉寧地方子弟兵戰鬥隊，為保衛家鄉保護秋糧戰鬥，自七月八日至十三日六天內，取得了三戰三捷。七月八日，在公雞山擊退了一百多搶糧的閻偽「保警隊」，斃傷敵三人。七月十日，鄉寧城內閻匪三百餘人再度出擾，我地方武裝某部聞悉，即在王家溝設伏，當敵人走到我陣地五六十公尺時，步槍一齊發射，打死敵人三名，打傷二人，敵人遭此意外打擊，未敢搶糧即行潰逃。十三日，閻匪一百人，附機槍十八挺，分兩路出犯：一路經公雞山、丁家圪垯，一路經胡家嶺，我地方武裝某部指揮，二路一齊猛擊，一攻擊陣地，我戰士開始反擊，敵一口氣跑上山頂，我戰士井娃看到一個拉機槍的敵人，來不及拉栓，便用槍托打，一槍托打中了敵人，奪得機槍一挺。戰鬥不到一小時，打死敵人八名，活捉九名，共繳機槍三挺，步槍十餘支，手榴彈二個，子彈一千餘發。（鄭克敏）

（新華社晉西南三十一日電）洪趙邊緣新解放區韓家莊等村羣衆，展開反搶糧反抓丁鬥爭，自動組織聯村聯防，堅決不「維持」敵人，現楊家莊等村莊羣衆，建立崗哨，遇敵出犯，即鳴鑼報警，各村人畜即轉移一空。楊家莊堡份子會秘密起敵二百三十餘萬「維持」敵人，羣衆即集會將此等「維持」份子領以同樣數項，退補羣衆損失。（吳鄭）

（潞太徐訊）為保衛羣衆麥收，我武工組深入汾太徐平川，汾河東岸之麥地區，配日出擊閻匪，為民除害。我某武工小組於七月六日，化裝潛入太三區王家堡敵據點，將羣衆痛恨之蕭南馬「鄉村」便衣部長扣押。八日，又入偽南馬村公所，又將敵「鄉村」一指揮員趙炳義逮捕。（任俊、歸來、李思明）

（新華社呂梁二十日電）汾陽四、十一區民兵小組化裝深入閻佔區，打擊敵偽。四區化裝民兵小組，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小相村與大相村之間公路上，活捉閻偽「鄉公所」人員各兩人。十區民兵化裝到汾城宏寺兩據點之間的西師家莊，趁羣衆趕集時，用冷槍打死兩個敵人。（摸莊、□）

× 　×

五次殲滅戰殲敵六萬
我南渡大軍作戰二十一天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日電）劉伯承將軍野戰司令部頃發表第六號公報，公佈自七月七日到廿八日廿一天共完成五次殲滅戰，殲滅蔣軍九個半旅六萬零一百餘人之輝煌戰果。公報稱：我野戰軍為解救黃河南岸數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於六月三十日夜間，從三百里寬的正面強渡黃河後，前後廿一天，完成了五次殲滅戰，計七日鄆城之戰，十日定陶之戰，十三日至十四日鉅野東南六營集之戰，廿二日羊山集外圍之戰及廿八日羊山集之戰，共殲滅蔣兩個整編師另一個旅，合計九個半旅，其番號為五五師師部及其廿九旅、七四旅全部，六三師（粵軍）之一五三旅全部，三十二師師部及其一三九旅（該已改編一四九旅）、一四一旅全部（僅師長唐永良率少數人員逃跑），七十五師師部及其一九三旅（缺一個團），一四零旅全部，六六師師部及其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全部。計斃傷三十二師一三九旅旅長周繼棠、六六師十三旅旅長顧寶繼以下官兵一萬七千一百餘人，俘擄五五師副師長理明週、七十師師長劉頌甲、副師長羅賢東、六六師師長宋瑞珂、參謀長郭肇輝等將校軍官百餘名以下四萬三千零一十二人，共計殲蔣軍六萬零一百十二人。主要繳獲有：坦克兩輛，野砲十二門，山砲五十二門，迫擊砲一百零一門，九二步兵砲三門，戰防砲十二門，各種小砲六百四十七門，重機槍二百廿二挺，輕機槍一千二百六十一挺，手提機槍四百零四挺，長短槍一萬三千六百十九枝，各種子彈百萬發，汽車五十六輛，騾馬二千一百六十八匹，電台四十四部，並擊落飛機四架。

中共中央傳令
嘉獎劉鄧南渡大軍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廿九日傳令嘉獎劉伯承、鄧小平二將軍所指揮的晉冀魯豫南下大軍。原電如次：「自衛戰爭第二年第一個月作戰，除我山東及各戰場均殲敵人一部外，我劉鄧軍自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八日，在鄆城、定陶地區，以連續不停作戰，殲滅敵人正規軍九個半旅及四個師部，斃傷俘敵六萬餘人，戰績甚大，特此通令嘉獎。」

蔣黨為獻媚美國主子
竟通過恢復對日貿易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蔣家行政院及蔣黨中政會議依照美國主子的意旨，已先後於二十八、三十一兩日通過立即恢復對日貿易及派遣代表團赴日的決議案。據合衆社南京三十日訊：蔣家「全國經濟委員會」（屬蔣家行政院）鑒於人民反對而延遲的「開放中日貿易及派遣代表團赴日案」，已於上月二十八日遭「行政院」否決，此項決議將於八月一日提交國務會議「批准」。據合衆社電稱：「行政院」之通過立即恢復對日貿易及派遣代表團赴日，係在「行政院」委員一致認為「中國」外交政策不能即以「蔣家小朝廷」外交政策為「道面鏈」之後。又據美聯社南京三十一日電：蔣黨「中政會議」三十一日決議採取步驟，開放對日貿易，對日貿易考察團將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出發。蔣家小朝廷無視全國人民八年抗戰的慘痛，出賣民族利益，勾結美國扶日的陰謀。另據訊：中國工業及機製國貨公司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分會均於二十七日招待記者，一致堅決表示反對立即恢復對日貿易及派遣代表團赴日，以免加深因受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業已奄奄一息的中國工商業危機。

雁北地區民兵、武工隊
展開地雷戰

（新華社綏蒙訊）雁北區展開地雷戰，三個月內，斃傷敵匪五十餘名。該區在左雲、右玉、懷仁被敵侵佔後，民兵、武工隊、游擊隊等多處手被封，後舉辦了爆炸訓練班，並由各縣組織領導上研究，親帶武裝部負責同志，爆炸除或武工隊，積極出擊搶抓丁傳匪，隨時總結經驗，介紹至各區村。據不完全統計，左雲在四、五、六三個月內，僅地雷即斃傷敵連以下二十七名。平魯的地雷戰，已伸展到靠清河邊緣地區，在指揮部統一領導下，現能做到埋雷掩護邊緣區的土地改革及羣衆安全轉移。懷仁自克服「地雷作用不大」的錯誤看法後，民兵、武工隊員和幹部，均積極埋雷，賀星祥、邊清風、施恩忠等爆炸手，創造了搶雷結合及地雷破敵交通的新記錄。在懷仁通口泉的公路上，我經常埋雷，打擊搶掠抓丁及架電綫的敵人。六月上旬一次，一顆地雷炸傷敵二名，使懷仁口泉長期不能通話。由於地區羣衆普遍採用地雷的威力，爆炸運動，正在全縣發展中。（海雲）

綏南某部騎兵
擒獲傳特七名

（新華社綏蒙三日電）綏南我某部騎兵，於日前在右玉一區新堡，活捉傅匪特務七名。彼等係自歸綏派出，並經「中美特務訓練班」之訓練，由傅匪十二戰區長官部派出，持有「任務」，其中指揮「司令」謂：「接受我方命令」，偵察我方倉庫，兵力部署，炸毀橋樑，並與後方聯繫。據供稱：此外在歸綏尚有一大批特務化裝成商人，同時深入我河曲、保德、興縣一帶，進行特務活動，各地應嚴加警惕。（[illegible]）

訊簡

（七分區訊）我地方兵團某大隊於七月十四日一度攻克靈石東四鎮頭閻偽「鄉村」後，我地方政府即動員羣衆將該村一帶敵緊固的碉堡工事進行平毀，恢復被佔良田百餘畝，羣衆無不欣喜。（李創明）

朔縣一區窰窰會等四村
受飢農民口糧解決
窰窰會土改中分得之夏田，大部上場，並已分給貧苦農民食用。

（新華社晉綏[illegible]日電）朔縣一區窰窰會、黃石崖、大蔭溝、寧莊等四村口糧問題已獲解決。窰窰會村共一百九十三戶，即有一百零五戶缺口糧。貧農曹沛、[illegible]福等六十多戶幾天以來，吃上幾口苦菜，即[illegible]上，挨窰轉了三里也無能為力[illegible]揭發，鋤草時[illegible]在地下不能勞動者很多。該要求直工作組[illegible]窰於此，遂先停止分配土地，集中大力解決口糧困難，將門窯果實（大煙、救濟糧）二項四十四小石食糧，分發給一百零五戶貧苦農民。如大小六口的貧農[illegible]，分了六大斗糧食，挖甜苦菜可能維持兩個月的生活。沒勞動力的中農抗屬也予以適當照顧，如抗屬[illegible]共一人要了四個半人，青黃不接時，即困難，區黨委[illegible]村討論，後持他三斤細糧。五十三戶的大蔭溝村，因敵偽連年破壞，貧苦人民無力生產，最近有三戶逃荒謀生外，並有七戶貧苦農民，天無法過日子，賣掉老窰。朔縣政府發給四個村的十五石救濟糧，工作團即給該村救濟了六石五斗，連上一石軍火糧，共救濟了七石五斗；並以鬥爭果實解決了三十[illegible]麥種子，二斗菜籽。該村[illegible]困難還得到解決。黃石崖共七十二戶，即有三十九戶缺口糧，其中一半揭不了鍋，此次政府急濟五石三升細糧後，三十五戶貧僱農的口糧困難亦得到解決。寧莊[illegible]十二戶就救濟食糧二石七斗，口糧、菜籽[illegible]困難全部解決。以上諸村因解決了夏鋤中的口糧困難，因而生產情緒增高。窰窰會村婦女忙於夏收打場，男人趕鋤莊禾。該村土地改革中分得果田，大部已收上場。據該村工作團同志稱：已有豌豆一百一十一畝半，夜麥一畝半，打成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食用，八十三畝半麥子，除了解決貧僱農明春種籽，決定留下食用，共計六十戶貧僱農均分到麥子，最多者一戶即達一大斗。（[illegible]）

永和複查夏借麥工作
決定地主富農負担 必須佔百分之七十

（永和訊）二區區村幹部於七月十[illegible]日檢查夏借麥中負担不公現象後，決定進行普遍複查，將必做到地主富農所借麥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現已抽出區財政助理員[illegible]合村公所書記，將借麥集中，預計月底可將全區一百五十五石借麥任務完成。按該區借麥中負担不公現象，主要是朱誠[illegible]鄉中貧農負担，而使地主富農佔了便宜。全區中農一二〇四戶，負担就佔總借麥的百分之四五·三六，而地主富農一〇三戶負担僅佔百分之五四·六。如高陽村地主裴正祥，去年[illegible]六石多，只借了九斗。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區委劃[illegible]工作領導不夠，又不及時到各村去檢查，而村幹部思想上存在着照顧地主富農，也很困難，怕惹人，如宜家塬中農楊長德同志反省：「一與王[illegible]鬥爭過的地主，今年能打六石麥子，我估計他把僱人的工資和去年的舊公糧三石多除過後就不多了，因此僅借了五斗」。區[illegible]同志說：「我到[illegible]村時，群衆已反[illegible]×××地主借下一石六斗麥子，我怕該戶出不起，於是[illegible]提出意見，結果只借了八斗。到小[illegible]村工作，因富農劉德興在閻匪統治時曾任縣石口鎮區長，現住家中未被清算，[illegible]掌握村[illegible]，怕惹他，我便叫[illegible]村（共十六戶）借麥二石四斗，分配給十三戶負担，其中貧農六戶，共借出五斗五升（[illegible]正），現已由其他幹部糾正，我卻不考慮貧農能否交得出，便叫村公所交任務了」。（鄉放）

嵐縣十寨村
實行查田查戶 嚴防地主破壞

（嵐縣訊）四區十寨村最近發現地主、灰鬼破壞活動，在群衆中進行組織、煽動，該村中隊長、分隊長、農會幹事及主任共五人，民兵七人，群衆十人，特組成查田隊，負責在田查戶，督促群衆嚴格執行留宿登記制度，注意可疑人，保證群衆利益。（[illegible]、張昕）

嵐縣張家莊追出地主舊欠根
幹部隱瞞數目企圖貪污
經群衆揭發反對，承認了錯誤。

（嵐縣訊）五區西張家莊從地主手中要出舊欠公洋七百斤，分隊長及主任二人向上級謊報只二百斤，隱下五百斤。後不[illegible]群衆，群衆竟又挖出二百斤，群衆提出反對。該村村長王茂勳沒有從群衆中詳細查問，即向群衆戴大帽子說：有人搗亂，打擊幹部！使群衆大受[illegible]。區上幹部聞訊後才跑來糾正，將王、張二人撤職，交群衆民主討論，借給王小八等七戶貧僱農用的全部退出，幹部並向群衆承認了錯誤。（高桂邦、高明、杜文俊）

河曲樹兒梁群衆 最後搶種蕎麥
十七戶貧農種籽得到解決

（河曲訊）二區樹兒梁村組織最後搶種蕎麥，決定今年的夏茬地也要多種蕎麥和秋菜，已向兩戶地主調劑出一大石蕎麥籽，解決了十七戶貧農的種籽困難。又將地主張六十七等荒下的土地，群衆討論，分配給了兩戶中農和兩戶貧農耕種。貧農[illegible]因無牲口和種籽，別人幫助他種，也[illegible]村討論，給他[illegible]一大斗蕎麥籽，又向地主調劑出一組牲口，由農家貧僱農自願幫助他種兩垧，其餘兩垧，由他和中農變工換種，秋後由他還變工價。（鄭思平）

比一比鋤的好壞！
翠狗鋤的精細白二鋤的粗糙 一個苗長的好一個苗長的賴

（河曲訊）巡鎮[illegible]兒咀有兩塊地接地的[illegible]子，上面是白二的，下面是苗翠狗的。白二的地鋤過兩遍，糞上的多，比苗翠狗的早種了六七天；苗翠狗的地有些破，鋤過一遍，遲種了六七天，現兩塊地都鋤過了，苗翠狗鋤的精細，苗子留的稀，留的勻，地鋤的周到，沒有一根草，現在已二寸多高了，群衆說：「一棵苗子長的不錯，幾天內下了雨不誤事」。白二鋤的粗糙，苗子長的小，地沒鋤到，苗菜稠稠，還長滿滿地，不到半晌午，麥子就捲起來發了灰。這是一個具體的對照，你看看鋤地的功用多大！（朱元）

抽空幫貧農鋤地
農會秘書張文仁

（河曲訊）二區[illegible]農會秘書張文仁同志到李家窩工作，見貧農張[illegible]後來成出外傭工以後，家裏留下娃娃女人，有三垧穀子鋤不出，張同志即自動手，又動員了七個人，一下午即鋤完，等張後來成回來再[illegible]。在此影響下農幹羊小高家上石會工作，也積極組織了九個人，給缺乏勞力的中農抗屬三珠子鋤出四垧穀苗，說明秋後還工資，雙方均樂意。（薛[illegible]群）

平魯阻堡村群衆
搶鋤逃跑地主青苗

（新東社綏蒙訊）平魯四區阻堡村群衆，搶鋤逃跑地主的青苗。該村地主賈秉業等逃跑已二十餘天，所留三百四十[illegible]畝青苗（六十八垧），從未鋤過，群衆討論，按地段大小，先發動群衆搶鋤，按地段大小組成六人至九人的四個小組，三天內即全部鋤完一遍。群衆討論，保證平均酬工多少，按每垧的出分青苗戶予以補工。

裏手衆群在握須必子把刀
五寨趙合莊改造了村政權

（二分區訊）五寨東秀莊區村后趙合莊在新農會的領導下，改造了村政權。由於群衆階級覺悟的提高，在檢查該村幾年來的工作時，認識到只有把「刀把子」（政權的意思）拿到自己手裏，才能對貧僱農有利，這是從他們親身經驗中得出的結論。例如四〇年富農郭[illegible]鑽到農會來當了農會秘書，他就將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給了本家富農和自己種了（都不出租，全憑是四成計徵），而貧僱農則沒種上一垧。地主回來了，他又幫助地主向貧僱農催討租子。去年至今富農田裕富當了農幹，將去年的貸糧，只貸給自己和五戶中農，貧苦群衆一顆也沒貸上，去冬土改在農幹和主任（均是富農）的掌握下，使三戶富農（田本人在內）分了地，而將大部份的地，則分給了中農，使中農的地耕不了，又伴租給富農和佃給貧農種，而張九祥、王[illegible]等五戶僱農都在歧視下沒給分一點地，逼使張九祥賣了牲到[illegible]莊去伴種。但當貧僱農担任了幹部，情況就不同了，確實給貧苦群衆辦了不少好事，例如四三至四四年貧農田滿發當了農幹，就領導群衆向地主進行退租增資鬥爭，瓦清算了地主的貪污浪，給群衆解決了生產困難。四四年至四五年是貧農劉[illegible]明、楊煥喜當農幹也領導過反惡霸的鬥爭。而近兩月來以貧僱農為骨幹的新農會，更是生氣勃勃，處處照顧了貧僱農的利益。從這些事實，群衆明確的認識了改造政權、保持組織純潔的重要性，決定將富農成份的農幹田裕富和主任郭[illegible]予以撤職，隨即選出僱工劉[illegible]爲任農幹，新翻身戶中農田滿發任主任。會上群衆說：「幹部是咱們的掌[illegible]，怎樣也不能給外人來做」。（勉生、琳平）

某部生產員蘇金才
退出訛詐財物 送回原部處理

（神池訊）某旅一團三營生產員蘇金才，藉部隊名義訛詐群衆，經此間公安局逮捕後，現已審訊完畢，決定：除令其全部退出訛詐財物外，並將本人送回原部隊處理。按蘇金才於去年春季即和本縣四區大井溝村一女人，名叫唐貴枝的勾搭。去秋部隊開走時，他在醫院發病，病好後，竟與唐貴枝結婚，在大井溝住下。對群衆謊稱[illegible]懷不滿。今年七月李萬才前來還去，他冒充一團副官，十一日，他忽又向[illegible]部隊名義[illegible]，借該村之[illegible]生產[illegible]，強借該村群衆周[illegible]除借馬子一匹，[illegible]三[illegible]四小斗，長手搶他住朔縣三區二粗糧二小斗，並上蛇坳村，因該部住，並詐白洋二十四元，粗糧一小石。令該村派群衆性口給他送回大井溝來，此外[illegible]有部隊名號，亂向村幹部批詐假縣等事實，一團新兵連王明非同志曾幾次派人來找他回部隊，他都避而不見，直到最近始被群衆告發而受到應得的處理。開生荻銖一小斗，曾於去年九月廿八日，在此村[illegible]世理住的房子也時常指派群衆強迫與他修家中寄放白酒八十六斤，後由事務長[illegible]。（[illegible]）

興縣區固賢等十五村群衆
公審萬惡漢奸韓扒兒

（興縣訊）七月十三日下午，四區固賢等十五村七八百群衆，開會公審韓扒兒。韓[illegible]好吃懶做，在日寇佔領時期，[illegible]作[illegible]，殺害群衆，橫行霸道[illegible]。韓年四十三歲，流氓出身，吃喝嫖賭偷，無所不為，一條山溝，十幾個[illegible]四事變時，會參加閻頑特務組織「[illegible]團」，事後回來，四二年給嵐縣日寇當「便衣隊」時，曾搶掠[illegible]殺人[illegible]，[illegible]焚燒房舍，[illegible]爲村，[illegible]婦女[illegible]，我軍偵察員[illegible]，並引土敵入包圍[illegible]。群衆抓住[illegible]後，[illegible]發狠[illegible]，[illegible]地主，[illegible]土地，將土沖毀，[illegible]。他[illegible]至去年五月間，又跑出來，他的[illegible]死。從此，他的罪行不但未[illegible]，[illegible]任農會位，[illegible]前河村土地，[illegible]了二十八垧給[illegible]，[illegible]一石三斗[illegible]。四五年日寇投降後，他潛居嵐縣四區[illegible]守秘密，[illegible]，今年二月十二日潛返固賢時，被民兵扣押公所，因看守不嚴，乘機逃跑，即[illegible]民兵追捕，[illegible]把他抓回。直至七月十三日才被群衆公審處決。（[illegible]）

懷仁四區區督區長
劉子春賀景念
二同志殉難

（懷仁訊）懷仁四區區長劉子春、區長賀景念於六月二十七日與[illegible]擊堡家[illegible]之敵中途遭遇，不幸光榮犧牲。劉同志是[illegible]縣人，現年二十七歲，工人出身，三七年參加革命，次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年來一直堅持對敵鬥爭。在土改中，曾有一個陳姓地主，企圖用十元白洋來拉攏劉同志，劉同志馬上揭發其無恥行為，並交由群衆清算處理。群衆聞劉、賀二同志被敵殘害，無不切齒痛恨，誓以消滅蔣偽軍，來為死者報仇。（[illegible]）

劉伯承將軍總部發言人 談魯西大捷重要意義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日電）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所部野戰軍，在二十一天內消滅蔣家正規軍九個半旅六萬餘人，司令部發言人頃向記者指出其重要意義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數百萬人民，收復了黃河南岸廣大地區，武裝掩護了修復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蔣介石的黃河戰略，開闢了魯西南廣大戰場，給蔣介石進犯軍準備了更好的墳墓。發言人說：蔣介石妄想製造黃河水災，借顯黃河救命，未免太荒唐了，自從我軍南渡黃河天險以來，蔣介石都種黔驢技窮手忙腳亂的表像，實在令人好笑。發言人概述這二十一天的情形說：我軍首先於七七午鄆城消滅劉汝明集團的五十五師，蔣介石連忙是調豫北王仲廉集團的幾兵王卒增援，並且特別從山東把王敬久調來指揮，不料王敬久剛一出手，跟着六十三師之一五三旅就被殲滅，他又把三個師送到我們的口袋裏，我們以神兵天降之勢，把他們套住了，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從那兒來的，其中三十二師和七十師隨即被我乾脆消滅，六十六師被圍，不能動，做了我們釣魚的釣餌，蔣介石驚慌異狀，趕忙飛到開封，親自動手部署，結果是把六十六師的一九九旅送來上鈎。現在蔣介石又東拉西湊，從漢口調來五十二師之八十二旅，從鄭州、西安一帶調來整十師、整七十九師、騎一旅，從豫北調來四十師，從徐州、洛陽調來二零六師，並且叫有名的敗將王仲廉來指揮這個雜貨攤子，試問有什麼用呢？至多只能補足被消滅的九個半旅的缺額。大家看吧，那個姓王的已經完蛋了，這個姓王的又來送轎了。發言人稱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蔣介石的諸言，一則說解放軍破壞河堤，再則吹噓所謂「國軍在羊山集的空前大捷和劉伯承部的潰不成軍」。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一條經驗，所謂蔣介石的一切宣傳都要從反面看，所謂「國軍大捷」的真義是如此，所謂解放軍「破壞河堤」呢，也正是蔣介石自己陰謀決堤放水的煙幕，劉汝明正在執行他的命令，破壞河堤，解放軍有充分的責任，決心和能力，一定要懲辦這些殺人兇手。最後，發言人稱：我們這二十一天的戰果，大略相同於去年下半年五個月內的總和，我軍之愈戰愈強，敵人之愈戰愈弱，實已昭然若揭，不須再加任何說明。可以注意的，是蔣軍上下士氣的消沉，現已更為明顯，因此更容易被消滅，不僅下級軍官和士兵自動繳槍者日益普遍，甚至七十師的正副師長、五五師的副師長乃至陳誠親信六六師師長宋瑞珂等高級將領，都不待我軍查問，就自動說出他們的真實身份，這幾個人都是陳誠從南京受了訓來的，可見蔣介石的叫囂和哀鳴，也已經日益沒有效力了。

晉冀魯豫黨政軍 馳電致賀劉鄧大軍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劉鄧南渡大軍連戰捷報，此間晉冀魯豫中共中央局，邊區政府及軍區特於「八一」紀念節馳電致賀。該電原文如下：劉司令員、鄧政委、張副政委並轉前線全體將士：我軍以百戰百勝之神威，揮戈南下，捷報頻傳，全區歡騰。茲乘我軍創立廿週年及愛國自衛戰爭週年紀念之際，特向我前線英勇殺敵的全體將士致最崇高的敬禮，並致深切的慰問。我全區軍民誓將竭盡一切力量，支援前線，一致為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全部勝利而奮鬥到底，向望我全體將士在劉鄧將軍英明指揮下，高度發揮我軍英勇頑強犧牲的光榮傳統，奮勇前進，排除萬難，不驕不躁，再接再厲，堅決乾脆澈底全部殲滅蔣軍，從速結束蔣介石的賣國獨裁統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晉冀魯豫軍區「八一」二十週年紀念節。

半月戰況

（七月十六日——卅一日）

全國戰局重心仍在魯西戰場與魯中戰場。劉伯承將軍主力一部在魯西南地區經獲大捷，殲滅蔣軍三個師部、六個整旅和兩個整團。自上月三十晚渡過黃河，迄今剛好一個月，該戰共已殲滅敵人四個師部，九個整旅和兩個整團，並解放了鄆城、鄄城、定陶、曹縣、嘉祥等前線蔣軍侵佔之廣大地區，這一出擊，錯亂了敵人的部署，對於全國戰局——首先是東南戰場的戰局——發生良好影響，並準備了有利條件，來澈底粉碎蔣賊進犯軍。

不出我們預料，鄆城、定陶大捷之後，劉伯承將軍於十二日揮師東向，在金鄉鉅野之間地區，一把抓住企圖鉗擊解放軍的蔣軍主力，將三十二師及七十師激底乾淨全部殲滅，包圍六十六師的兩個旅於鉅野以南的羊山集。蔣介石急忙調兵增援，但援兵騎仙於商邱至金鄉一線，遲遲不敢前進，至二十二日，始由蔣記陸軍總部直一野戰第二集團司令王敬久親自督率五十八師及六十六師之一九九旅，在飛機坦克掩護下，由金鄉向北挺進，同時被圍之敵也以十三旅之三十八團向南出擊，金鄉南北呼應，打開和圍圖。此時，中央社仍高叫「國軍」在羊山集地區獲得空前大捷，不曾叫聲未絕，兩小時工夫，一九九旅和十三旅之三十八團已被人民解放軍全部吃掉，羊山集被圍蔣軍徒喚奈何。延至二十八日，這一殘缺的殘餘部隊終於全部覆滅。這一戰，說明蔣軍的內戰精神和力量已大大削弱，在人民解放軍巨大的壓力面前，如果不投降，只有死亡！

蔣軍之在魯西南，不僅敗於人民解放軍，而更重要的是敗於老百姓。凡解放軍已到或將到之處，人民紛紛揭竿而起，或協助戰，或截斷交通，或張網捕敵，形成一片火海。鄆城、荷澤、壽張、嘉祥等地的民兵游擊隊，各活捉敵正規軍三百以上，其中有許多營長以上軍官，包括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理在內。凡零星逃散的蔣軍，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逃出天羅地網，正如一個老鄉對被俘蔣軍說的：「孫猴子也逃不出老百姓的手掌心。」

配合南渡大軍的出擊，劉伯承將軍所部[illegible]十六日起在道清路展開攻勢，殲敵二千，連克[illegible]陽、修武二城。太岳地方兵團一日以兩小時戰鬥，一舉殲滅蔣美械兵團一千五百人，敵我傷亡為九十比一，創了地方兵團獨殲蔣賊正規軍的光榮紀錄。另部解放軍於十四日[illegible]，殲敵八百餘名，收復一[illegible]。豫皖蘇解放軍亦於十八日收復扶溝縣城，又於二十四日再度攻克重鎮周家口，並給了美械化的蔣軍以重大殺傷。

人民解放軍克復黃河南岸廣大土地，民主政府立即動員十餘萬民衆，搶修前因蔣軍侵佔而停工的南岸黃堤，長垣附近堤段並有五分之一解放軍戰士一面武裝掩護，一面協助修堤下，迄二十五日，已完成臨黃堤、臨河堤等三百餘里巨大工程。蔣介石除繼續派遣美製飛機不斷轟炸騷擾之孫口、峒山之岡莊、張秋之陶城埠等處險工，並堤民衆外，並於十九日親自乘機在黃河堤岸上低飛視察，其在一再陰謀之餘決心施用泛濫戰術已昭然若揭。

魯東方面，在敵「重點進攻」兩個月來，以一年來殲滅蔣軍五十個旅的威風，神出鬼沒，機動制敵，已從濰縣轉入主動。十七日起，我在臨朐沂水以西之北集店、東里店、附廊一線實行反擊，殲滅蔣軍主力整十一師一團及其他蔣軍七千餘人，至此，蔣軍於上月二十五日發動「重點進攻」以來，正面損失已達一萬一千餘人。同時，解放軍附路進擊，一路在橫掃費縣、蒙陰、鄒縣後，以居高臨下之勢，出擊徐（州）濟（南）一路[illegible]；一路向蔣後方挺進，於十日攻克大汶口，十三日收復[illegible]，於十四日展開攻勢，[illegible]，步步[illegible]，將在東戰場連續獲得的巨大打擊。

久經蔣軍蹂躪的晉中軍民，面臨蔣軍空前殘酷的「掃蕩」、「合擊」、「焦土清剿」與「血洗清剿」，在「一人被殺，萬人復仇」的悲壯口號下，繼續堅持勝利鬥爭。在解放軍主力轉移後，地方武裝和民兵已殲敵五萬之衆，三分之二土地仍在民主政府管理之下，蘇北一百三十八個市鎮，蔣軍侵佔者只二十五個。當地人民繼續游擊分地，在蔣賊刀斧加頸之下，卻拒絕說出「投降」兩字。土地改革的深入，是華中敵後勝利的保證。

西北戰場，晉綏我軍打擊向晉中平半月來，戰局無多大變化。晉綏我軍於廿日與廿一日攻克汾陽城北之[illegible]，[illegible]。

在國民黨軍事形勢吃緊聲中，太上皇魏德邁特使赤裸裸，於廿二日飛抵南京，匯下了「極度忙亂與沮喪」的蔣介石及其僚屬，便「（括號所引均美聯社語），國防部忙於製作戰計劃，陳誠、白崇禧忙於擬示機宜，傅作義、李宗仁也都名列京忙於臨訓。美國的若干新聞記者一再指示蔣介石要「一除」和「改變辦法」，而充分說明蔣介石的內戰，是「為美國而戰」（美國反蘇政策服務供調）。此次魏德邁對之所以如此[illegible]，他們的狗命。但是如果十三個月以前，蔣介石裝備和訓練了四師，還送十四個軍到東北和華北戰場，得到預期效果，那末當今天已被獲得主動」（美聯社消息）以後，又有誰會再想起「頭痛翻」「八一」來了。

一一「八一」——人民解放軍總部公佈了歷史性的一年戰績，為了慶祝和全世界宣佈反獨裁的自衛戰爭第一年光榮勝利完成了，相信明年此日，人民解放軍總部將在消滅蔣軍另一百個旅的公報，來作為蔣賊賣國統治的紀念碑！

四大家族醜外揚 爭相博取主子寵幸

CC揭發孔宋盜竊外匯基金罪蹟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當美國主人「巡按使」魏德邁來華以後，四大家族內部還發生如何醜劇、如何打擊對人抬高自己，以博取主子寵幸的暗鬥明爭，因此暴露了四大家族的一部份家醜。據合衆及美聯社記者卅日自南京報導：CC派二陳家族經過其控制的中央日報，揭發孔、宋兩家族聯營公司盜竊外匯基金的罪證，據合衆社稱：該項材料係於「一週前呈交蔣介石，蔣固然是反宋集團者供證據的使用者」，但無下落，CC派遂予以公佈。中央日報稱：中國（指蔣管區）「兩大特權公司」宋子良的孚中公司與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違反許多進口規章輸入[illegible]之類的物品，利用特權地位，以官價取得巨額外匯，並在黑市出售。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兄弟，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兒子。中央日報宣稱會有一九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外匯以官價賣給孚中公司，而揚子建業公司則購得一八零、六九一、零六九巨額的官價外匯，兩公司盜竊的外匯共達三三四、四六九、七九二零元，佔了蔣政府所散五萬萬美國外匯基金的百分六十七。孚中公司獲得巨額外匯後，即以這些款子的百分之五十，購買禁止輸入的奢侈品與專用客車，以百分之三十購買違禁的無線電器材零件，而揚子公司所購買的七百八十輛豪華汽車，其中七百三十八輛已經進口。揚子建業公司所獲的官價外匯中，僅有百分之零點六即一、零七四、二零零美元作為合法目的的使用。中央日報並稱「孚中公司的行動，代表了政府（蔣政府）官員投資謀取私利的例子」。但CC派機關報對於蔣家族蔣宋美齡與陳家族合辦的特權公司中美實業公司和「陳家族自己」的太平興業公司，不肯提及一個字，因為事實上蔣、陳兩家族與孔宋是一丘之貉，吸收人民的血和汗編「國庫」，他們是一邱之貉，並且蔣介石又是四大家族的首領。

陳家康同志在國際青年節盛會上 報告蔣賊蹂躪中國青年慘狀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塔斯社布拉格三十日電：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陳家康在國際青年節盛會中，報告中國青年所受國民黨獨裁政府蹂躪之悲慘情況。他說：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專制的血腥恐怖的和掠奪的政權，國民黨政府為了外國的利益，為了剝削與毀滅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陷於血泊之中。目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遍佈着的民衆運動，已擴展至十二省，有許多省份民衆舉行武裝起義。由於蔣美商約的締訂，中國工廠因美貨傾銷而紛紛倒閉，僅過去五個月內，就有二萬七千家企業倒閉（按陳所引為開年前後材料），因此失業者極爲嚴重。他又說：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獨裁的鐵蹄下呻吟，四大家族愈來愈肥，中國人民都飢餓致死。國民黨政府以預算的百分之八十用於反對中國人民的內戰，只有百分之三點七用於教育，上海一地失業教師就達百分之七十五。他指出刺刀是國民黨政權的唯一支持者，假若沒有美國對中國內政的橫加干涉，國民黨政府就不能繼續其反對中國人民的內戰，美國訓練裝備運給了國民黨的六十多[illegible]屠殺中國人民。陳家康最後號召[illegible]民主力量的[illegible]中國解放區[illegible]積極從事新[illegible]活內建設及[illegible]衛戰爭底情[illegible]

訴苦文

（新華社[illegible]）內蒙古自[illegible]部在晉綏[illegible]向蔣匪川[illegible]應蔣記公務[illegible]文一件。文[illegible]公務員，被[illegible]

英蘇貿易談判失敗

英方立場使蘇聯不能接受

塔斯社發表公報申述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塔斯社於二十七日發表英蘇貿易談判公報稱：一九四六年秋及一九四七年初，英政府曾向蘇聯政府提議擴展兩國間的貿易。由於貝文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會談結果，決定舉行此次談判，當時雙方並同意蘇聯輸英木料等，英則供給蘇聯所需數量之鐵軌、車輛及其他機械的伐木裝備。今年四月，英海外貿易大臣威爾遜來蘇，在談判中，雙方在原則上同意擴大商業，但由於英方拒絕考慮蘇方當時同意暫時附之條件，即修改依照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協定在戰時英國所予蘇聯貸款的苛刻條款，談判遂告中斷。在同意修改上項協定條款後，英政府於六月建議重開談判，談判遂一行於本月二十日重抵莫京。談判期間，蘇方建議如英方同意修改一九四一年協定中貸款的條款，並供給蘇聯定量的木材工業及石油工業裝備（一九四七年五萬噸，一九四八年至五零年每年十萬噸，及一九四八至五零年每年石油工業的油管十萬噸），則蘇聯同意供給英國穀物，計一九四七年一百萬噸，一九四八年一百五十萬噸，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每年兩百萬噸，並於一九四七至五零年期間供給英國罐頭魚及罐肉兩百零三萬箱，以及木材一九四七年五萬三千方（以後每年有相當增加）。但是英國拒絕供給蘇聯所要求的木材工業及石油工業的裝備，雖然英方所輸出的貨物價值少於蘇聯的數倍，這是談判失敗的第一個原因。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英方拒絕蘇方將貸款一半延期十五年償還的建議，而僅願意將貸款四分之一延期。由於英方所採取的立場不能爲蘇方所接受，談判遂告停頓。七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散佈謠言，說談判失敗是由於蘇方堅持穀物價格過高，其實雙方會擬得關於穀物價格的協議，新定的小麥價格不僅低於英國最近購自阿根廷者，並且低於目前加拿大的市價。

美代表無理破壞

朝鮮問題會談陷於僵局

蘇代表團長發表聲明斥美方造謠

（平壤訊）朝鮮蘇美共同委員會關於組織朝鮮民主臨時政府的會談，於六月底開始，一直繼續到本月中旬，已因美方代表之破壞而陷於僵局。蘇方代表團長希特柯夫於二十一日就此事真相發表聲明，駁斥美方之狡辯稱：「雙方會談之爭執點，在於參加協商的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名單問題。蘇聯代表團忠實執行莫斯科會議決定和莫洛托夫馬歇爾關於恢復共同委員會工作的諒解，即規定只有不反對盟國和莫斯科會議決定的朝鮮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才能被邀參加協商，但美方提出的名單中，有許多均係反對莫斯科決定的反動組織，有許多僅係工商企業公司與敎會行政機關，甚至有些團體根本不存在，例如具有一百二十七萬會員的所謂「朝鮮鐵道修理工人聯盟」，在朝鮮就找不到，因爲整個朝鮮工人的總數尚不及一百萬人。由於蘇方的揭穿，美方被承認了這一虛構行爲。」聲明繼指出：「[illegible]一方面簽字支持莫斯科關於朝鮮問題決定，但另一方面又反對莫斯科決定，反對朝鮮託管的黨派團體，只有在洗心革面後，才能參加協商。蘇方組織民主臨時政府的會議，並且建議非政治性與純地方性的小團體，不論鮮南鮮北均不參加，因鮮南鮮北細小團體太多，如一一諮商，勢必使委員會工作曠日持久，但這些建議，均爲美代表團所拒絕。」聲明指出：「美方此種態度，顯然違反莫斯科決定和莫洛托夫馬歇爾關於恢復共同委員會的諒解。」

英邀請蘇法美三國

籌備四強對德問題會議

（據合衆社七月二十九日訊）英政府近向蘇法美三國發出邀請書，建議於十月一日舉行四外長助理會議，以籌備四強對德問題會議。據悉：蘇法已同意，美國尚在考慮中。

英法自食媚美惡果

里昂吉也夫評稱

（塔斯社莫斯科訊）真理報國際政治觀察家里昂吉也夫評稱：美國在對德問題上新的片面行動，已把英法報紙上一切詛咒美國爲之鳴鑼的「恩人」的拍馬屁文字都撕掉了，依據美區恢復德國工業生產的計劃，美國人想做這個德國工業中心獨一無二的主人，同時保留了那些過去曾資助過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巨子的「財產權」，這種直接的和明目張膽的想把德國西部變成美國獨佔者私有倉庫的企圖，在英法民主社會人士中所引起的不滿和憤慨，是如此之大，以致甚至貝文也認爲必須在地方礦工大會上講幾句責備那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的「恩人」的話，法國駐華盛頓大使波納也要向美政府提出抗議。可是英法政治首腦們的「抵抗」，證明是曇花一現的，在兩三天之內，英國，後來法國，就相繼屈服了。「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向英法所提出的實質上等於最後通牒——或者同意美國對德的計劃，或則放棄取得美國財政援助的希望，這就是那大肆鼓吹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增加德國工業水平的計劃，威脅了法國，使其有喪失向魯爾取得煤炭以及德國軍事力量復興的兩重危險。法國現在是在攝取其才害的外交政策之後果了，法國政府現才記起了德國的命運特別是德國生產的問題應由四外長來決定，倫敦泰晤士報也突然記起了未來的十一月間蘇英法美四國外長會議，認爲應該小心謹慎，以使十一月會議能夠成功。里昂吉也夫最後稱：「西方列強在德國所進行的分裂行動，難道還沒有太過分嗎？」

美荷在印尼

狼狽爲奸

（綜合各方報導）美荷帝國主義在印尼狼狽爲奸，荷政府現正從印尼掠奪大批糧食、香料及其他物資，[illegible]三十萬噸[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又向美國[illegible]貸款。[illegible]荷蘭進步人士[illegible]組織[illegible]印度尼西亞律師協會主席[illegible]已向美[illegible]提出抗議。

強攻「連環大樓」

（孝義鎮戰鬥的一頁）

木生

七月三日夜十一時許，孝義鎮攻堅戰鬥一開始，我某部一部便迅速的摸入了孝義鎮西南二里，掃除其側背的馬東村據點。戰士們燦爛發亮的刺刀，照着被浮雲遮蓋的銀色的月光，勇敢而機敏地分路搜索。據點裏的敵人像一座大監牢，全村沓無聲息，各路指戰員迅速躍進，一剎鐘便由西牆穿向東門敵壘，直逼村東端三層「連環大樓」敵堡壘之背了。

‧‧‧英勇戰士的功績‧‧‧

被我猛攻孝義鎮的火首先吓抖了的大樓堡壘敵人，一陣比一陣忙亂起來，槍彈到處亂射，手榴彈與擲彈筒下一地。個在中大樓街下的某連副連長王保生，將部隊暫退一步。緊跟着他自己迅速地繞行中大樓察看一週，於是針對着敵人的部署展開了攻擊位置，我們的火力網立時發起來，雨點般的槍彈，將大中樓每一槍眼，封鎖成啞巴。四排長李錫帶領四班，跟蹤至「啞巴樓」外圍，頃刻間，好幾個特等投彈手穿過三丈多的高樓，一排子又一排子的手榴彈，轟鳴在二層樓上。手榴彈的怒吼一停下來，戰士們便揭開了「政治攻勢」：「不要替閻錫山賣命了！」「解放軍優待俘虜！」但未悟的「勾子」軍官，趁隙又逼迫其士兵將槍彈從三層樓過打了下來。孤注「不入虎穴，怎得虎子？」於是二層樓各窗眼亦被我猛烈封鎖。我指戰員緊張運動中，十分鐘，一架梯子便支起[illegible]，孟發同志插上了四班[illegible]……[illegible]「勾子」[illegible]慌張地向他[illegible]

噴來啦！孟發同志眼明手快的將刺刀猛迎過去，那傢伙軟軟地向後一閃，便打下槍一腳揩了！撈了槍，我的喊叫起來。此時，後續戰士已湧進樓窗，於是由一排「勾子」固守着的「連環大樓」之中樓乃告剷滅。

‧‧‧戰場上的掌聲‧‧‧

攻克中大樓的勝利捷報，立即佔領了正在攻擊北大樓某連全體指戰員們同志。副排長王觀仰擦了擦額部微傷汗的鮮血，原地向戰士們講：「十連解決了中大樓，我們怎辦呀？」戰士們一致響亮的回答着：「馬上解決北大樓！」於是重新部署，王副連長帶着二班長吳桂山等三個特等投彈手，一躍便突進至北大樓側背之下。隨着我彈雨的猛襲，他們一口氣的便向四丈多高的三層樓頂端上投擲起來，追擊砲與機槍同時加入了轟擊，頃刻間，每一個個手榴彈，到處開花飛進，爆炸聲一個接一個，噼啪向下亂射的大樓崩壘，立即完全喪失了抵抗，二十五分鐘過去了，轉向北大樓的各式砲一起像大雨似的號令，一起像大雨般的澆下來。喊話組的同志立刻高呼上去，但樓上毫無回音。戰士們齊聲憤怒了，於是王副連長向他的投彈手們又一擺手，手榴彈便又在北大樓的樓欄上爆鳴起來。回「勾子」們再也吃不消了，立刻氣喘呼呼地哀求着：

「我們繳槍！我們立刻繳……」一霎下子，把我們苦攻了一點多鐘的指戰員們高興的沸騰啦！歡迎的掌聲立刻響起來！從屋頂上面摘下一條條梯子，上二層北大樓的外廊，後落下，從三層樓穿下來的槍支彈藥堆積滿地。敵副連長向我迎上來的指戰員打着招呼：「對不起！向貴軍打了好一會子。」

‧‧‧砲推南高樓‧‧‧

現在，馬東村的三座「連環大樓」只剩南面的一座高厚孤樓了。我指戰員直伸到二層樓下一耳房面，以迫砲手榴彈攻，但敵據南兩個排的頑強死鎖在鳥槍，殺子裏，錯看主意──盼四面援軍，連打着冷砲的援軍幻夢，堅不繳槍。天亮了，感着指揮部傳來好消息：「兩大樓用大砲摧！」於是我指揮員齊聲歡騰，組織起更嚴密的火力網來迎接一頃刻，一聲接一聲壓倒一切的巨響，一發一中地直鑽南大樓堡壘。猛襲過來的「了，跟着震天動地的巨響」，一個個的堡壘都跳起來，在一股濃密的青烟塵埃中淹沒了。拉着高不及登的三層樓壁也穿了三發進去，在樓內激起猛烈的爆炸組浪。緊接着自齊樓炸開兩個大洞，在二層樓壁上緊跟兩個穿洞入樓，我各路指戰員立刻殘存的一些「土窯鼠」──「勾子」，完全顧從地放下武器。我戰士們又怪又痛地責問着：「你們爲什麼這樣頑固了？」幾個剛定下神來的「勾子」齊聲叫痛：「全是連長的錯誤！」至此，這個單獨駐守着「連環大樓」，被認爲最「頑強」的二一六團第一連一百四十多名「勾子」，乃全部就擒。

雨後打「麻雀戰」

周萬祥同志工作一貫積極，對工具原料認識保管，團結友愛，勤勞工作與學習一貫的經常。四三年被大家選爲模範工作者，以後的工作更好了。他時刻總是爲工作打算，始終不顧難關工房，病時他睡在工房裏，他休息着總要找些工作做才算放心。他是只要有工作，不分早期放假一定完成才休息。因原料供不上，自動以身作則領着大家去推木頭修瓦，搞回來修理工房，鋪地、修院子，由他的鼓勵，提高大家的工作熱情，一早一上午完成後，下午就可以休息。下雨後，領導着全組人打麻雀戰，開了二畝荒地，種上瓜、豆角、西紅柿等，現在苗子已很高，下工後他親自領導着小鬼們去澆瓜，小鬼們也把鋤草當成每天自己的唯一有趣的遊戲。他爲公捨己，家中兩次叫他回去娶老婆，他都拒絕了，給家裏解釋說：「目前脫離不開工作，打垮反動派再說吧。」（工廠通訊）

鴿子盜糧

臨縣十區樊則給地主王萬全，有二百餘畝土地，養着大牛兩條，僱着三個長工，並經營着一座酒房和一個商號。

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年，他養了一千左右的鴿子，喂在他院內的廊簷下，當每年六月到八月，正是麥子夏、秋收時，地主王萬全就把鴿子放出去讓吃老百姓的糧食，鴿子回來後，他就給鴿子喝石灰水，鴿子喝了石灰水，就把所吃的糧食吐了出來，每天每個鴿子吐五錢糧食計算，十數年來，不知道地主利用鴿子盜了羣衆多少糧食。同時，每個鴿子每天又能拉三錢糞，鴿子糞的價錢相等於雜糧。羣衆呢？不但糧食受損，而被鴿糟蹋過的田禾就不能完全成熟了。

地主王萬全又把鴿子盜回來的一部份高粱送到他酒房內蒸下酒，賣給羣衆，就這樣利用鴿子把羣衆辛勤勞動的糧食盜去，又造成酒，無費本的剝削羣衆。（政幹校第四組）

